

序章

第一卷
先声

第二卷
信念

第三卷
大义

第四卷
气概

第五卷
长歌



《群山回唱》联动《老酒馆》 沉浸式打捞“抗联记忆”

本报记者 王荣琦

6月28日晚，大连东关街历史文化街区。随着沉浸式环境互动戏剧《老酒馆》的铜铃震响，观众手持“密令”纸条推开木门，刹那间来到1931年至1945年的烽火关东……这是辽宁日报“我和抗联”主题征集活动的特别现场。

《老酒馆》以高满堂同名小说为蓝本，讲述可歌可泣的抗日传奇，剧中多位人物正是抗联战士。自今年5月底起，该剧每周在东关街上演，持续吸引着大批观众。此次辽宁日报《群山回唱》项目组联手《老酒馆》剧组，将戏剧演出与采访互动创造性融合，记者与演员、观众在戏里戏外共同打捞“抗联记忆”。

演员：角色背后的历史重量

参与《老酒馆》演出的大多是来自大连话剧院的专业演员，经过长时间的演出，他们已与角色血脉相融。对他们而言，“抗联记忆”不再是历史课本里的名词，而是每日在剧场中鲜活重演的生命历程。

饰演酒馆掌柜陈怀海的演员杜超，每日在舞台上经历着家国抉择。“我的妻子和女儿都是抗联战士，那句‘我们是中国人’的台词每次说出都重若千钧。”杜超说，这个角色始终守护着老酒馆，“这不仅是间店铺，更是精神家园。陈怀海守着这里，就是守着牺牲战友们精神归处，守着不灭的希望。”

青年演员袁媛饰演的抗联女战士小棉袄，在剧中完成从报家仇到为国捐躯的升华。“这个20岁姑娘的蜕变，正是千万抗联战士的缩影。”为塑造角色，袁媛研读赵一曼、冷云等抗联女英雄史料，在表演中注入细微的身体语言，“用专业演绎致敬英雄，是我们的责任”。

国家一级演员孙旭明塑造的老警长引发众多共鸣。他对一场关键记忆犹新：“当陈怀海厉声质问‘你这和汉奸有什么区别’，这句台词像刀子扎进我心里。”他剖析这个复杂角色，“他表面圆滑世故，骨子里却用尽方法保护百姓。这正是乱世中普通中国人的生存智慧与底线坚守。”

国家二级演员曲毅勇在剧中饰演说书人，舞台上他是抗联题材曲艺创作者，“东北这片土地孕育了说不尽的抗日故事”，他展示着随身携带的《大连地下党史》说道，“我创作了《夜袭凤凰城》《铁血将军杨靖宇》等作品，就是要让这些故事永远传唱下去”。

观众：生动演绎带来心灵震撼

演出现场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其中年轻人占大多数。散场后，许多观众仍沉浸在剧情中，久久不愿离去。

“以前在书本上看到的抗战故事，多是战场上冲锋陷阵的英雄将领，但《老酒馆》让我看到了普通百姓的抗战故事。”来自上海的游客孙启明在完成“传递情报”的互动任务后深有感触。剧中酒馆掌柜陈怀海那句掷地有声的“我们都是中国人！”让他尤为震撼：“在当年被日军占领的大连，敢这样公开表明立场，是用生命在捍卫民族尊严。”

留学归国观众傅令在观剧过程中多次落泪，特别是看到“小棉袄”牺牲的场景，傅令动情地说，“无论身在何处，‘中国人’这个身份永远铭刻在心。如果生活在那个年代，我一定会像剧中的抗联战士一样，义无反顾地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赵尚志、杨靖宇、赵一曼……”大连本地市民安立成对抗联英雄的事迹非常熟悉。今年正值抗战胜利80周年，安立成特别感慨：“这些英雄用生命换来了今天的和平，他们的故事应该被永远铭记。像这种沉浸式互动活动，让年轻人能够更直观地感受历史，是非常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形式。”

《老酒馆》沉浸式戏剧与辽宁日报“我和抗联”主题征集活动的创新联动，为传承红色基因开辟了新路径。这种将历史记忆转化为沉浸式体验的方式，不仅让东北抗联精神可触可感，更让爱国主义教育焕发时代活力。

责任编辑

许维萍

视觉设计

隋文锋

校对

冯赤

史凤斌

一定要找到党中央！

派战斗力强的部队进关

本报记者 张颖文 本报记者 卢立业 摄

一个战略构想

在通化杨靖宇烈士陵园，陪伴将军长眠的还有一份战略作战地图。纸张已经泛黄，周边已经磨损。记者凝视着这张地图，眼前仿佛浮现出1936年的昏黄油灯下，杨靖宇摩挲地图、紧锁眉头思索的身影。

1936年的东北抗日战场正处在关键转折点。经过5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东北抗日联军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和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已形成北满、吉东、东南满三大游击区。然而，东北党组织仍与中央处于失联状态。“迫切想要找到党，打通与中共中央和关内抗日军队的联系，将抗日游击战争向辽西推进。”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王惠宇说，“这是杨靖宇带领一军制定西征战略的原因”。

原来，杨靖宇当时从一份日伪报纸上发现了中央红军在热河一带活动的消息，这让他兴奋不已。此时一个宏大的战略构想在他脑中形成：若红军能挥师东征热河，与东北抗联遥相呼应，从西南至东北对承德、奉天的敌人形成战略夹击之势，不仅能打破孤立无援的困境，获取急需的战略支援，更将彻底扭转东北南部乃至整个东北的抗战格局。

遗憾的是，当杨靖宇看到这条消息时，红军已撤回，这一客观事实决定了西征部队与东征红军取得联系的目标注定难以达成。

接连召开秘密会议

绿草簇拥的狭长黑色石堆上，“靖宇石”三个褪色的红漆大字，如同永不磨灭的历史烙印。石碑不远处，杨靖宇创作的《西征胜利歌》石刻巍然矗立。记者采访当天，恰逢本溪市委党校的学员在此聆听西征故事。

靖宇石、第一次西征会议遗址、杨靖宇纪念馆……在本溪汤沟，这些遗址见证了惊心动魄的西征往事。

当年，为了打破与党中央失联的困境，杨靖宇接连召开秘密会议。曾担任杨靖宇警卫员的王传圣在回忆录中写道：

“杨司令和一军的指战员们在屋里开会，我们这些警卫员就坐在一起，将听到的消息拼凑起来，推测出会议的主题与西征有关。”

“军部和一师会合后，连着开了一系列会议，内容都是我们已经和关里党中央失去联系，党中央的声音听不到了，我们现在是蒙着头干，国内外的情况都不清楚，我们要派战斗力强的部队进关找红军，找党中央。”

带着这份坚定信念，1936年6月和11月，东北抗联一军一师、三师先后踏上西征之路。

一军一师的西征部队400余人，从和尚帽子山抗日根据地启程，经过辽阳、岫岩等地，被日军察觉后，被迫兵分三路，返回本溪根据地。返回途中一师参谋长李敏焕不幸牺牲。

一军三师第二次西征，利用冬季辽河封冻之机，用骑兵快速突向铁岭、法库一线，乘敌不备越过辽河。不料这年冬季气候反常，已近深冬的辽河不仅没有封冻，反而大水汪洋，奔流不止。在腹背受敌的处境下，三师只好边打边撤。1936年年底，三师西征部队返回清原、西丰、兴京一带。部队减员严重，回来时仅剩百余人。

线路迂回曲折

在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一张标注着“师部出发地”“三团出发地”“少年营一连西进终点”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第一次西征路线图》，用蜿蜒曲折的线条，勾勒



杨靖宇亲自编写了《西征胜利歌》。



记者在本溪实地采访。

出一段惊心动魄的血色征程。

从迂回的线路就能看出，西征从一开始就充满了艰难险阻。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主任周浩介绍：“你看，这里抗联的少年营就分成两支了，这支少年营从狐狸沟向西进至弟兄山（今属大房身乡太阳村），少年营一连前进至岫岩、营口交界处的瓦沟、夹皮沟（今属哈达碑）一带。”

路线图显示，西征部队在行进过程中改变了原定平行西进的路线，这是由于日军的前堵后追，迫使西征部队停止西进，分路回师。进入岫岩是西征部队的一个分水岭。在这里西征部队受到敌人的疯狂阻截。为了不暴露目标，部队行动十分隐蔽，有时白天穿越高山密林，有时白天在山林里隐蔽休息，夜晚行军。

《李敏焕日记》中记载：7月4日“于早晨两点集合行军”，7月6日“于清晨两点钟集合”，7月7日“早晨两点钟集合，转移到狐狸沟里潜伏”，7月8日，还是凌晨两点钟集合。

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一师在回撤途中与日军相遇，并取得摩天岭大捷。摩天岭战斗后，一师司令部由当地群众带路，取道返回老游击区。一师西征是抗联第

征集启事

无论您是东北抗联后代，珍藏家书、勋章等历史见证；或了解东北抗联往事，见证过这段历史；还是创作过相关文艺作品，都欢迎分享。

征集时间：即日起至9月3日
投稿邮箱：357374173@qq.com
(注明“我和抗联+姓名+联系方式”)
微信咨询：卢立业 18640078385



记者在大连《老酒馆》演出现场采访。本报记者 王荣琦 摄



扫码观看
《特殊任务》

本报记者
孙明慧
摄制